

圍繞中神秘消失的黑洞

瀛苑副刊

她消失以後，我們這夥人不再交談。

雨傘來不及乾又要濕了，家門前我望著天空興嘆，但還是得打起傘。坐在圖書館服務台，我的眼睛直望正前方的建築物。得知她消失的那時，我們彼此互望，卻沒人開口說些什麼。從此我們很有默契地不再出聲，好像體內的揚聲器受電磁波干擾而關閉。

我不小心就會想起她。當一縷輕煙飄過，總會恰巧聚成她形體的某個部份——手、腳、顴骨之類。或者路上一張被遺落的泛黃照片，也會令我聯想舊日時光。書局或咖啡館或服飾店放送的音樂中，某個音符也常拖住我的思緒。它們都是短暫地，不連續地，不負責任地敲痛我的額頭，然後頑皮地逃逸。等我快忘記了，它們就像巡警般回頭提醒我。

「

其實是我們圍繞著消失的她，形成了一塊黑洞。」有時我會作如是推測。所以我們的聲音被吸進去了，我們的思緒被吸進去了，我們的生活被吸進去了，被無情地抽乾榨盡，不留殘渣。

林站在我面前時，我因為太專心以上的思考而沒注意到。林揮了揮手。我驚訝，但還是沒出聲。他的髮梢溼答答地，像海草攀附在額頭與兩耳上。他遞了張紙條給我。

「李出事了。」上面寫著。

李乖乖地在學校上課。事發時他的教授正在寫板書，周圍的同學竟沒人目睹經過，還是寫完板書的教授回頭才看見出事後的李。其實那教授剛開始並沒認出是李，因為李的頭整顆不見了。

切面並不平整，留下許多撕扯後的皮膚、肌肉與血管組織。至於頭則無影無蹤，李就這麼出事了。

「這事我知道。那一定很痛。」我寫在同張紙條上。

「聽說沒一滴血漬。說是早流光了。」林給我看了這句後將紙條揉成團塞進褲袋，眼神充滿疑惑。我聳肩，表示自己也不明究理。為什麼我會知道答案？

下班後我走在校園。雨勢有轉大的跡象，行人來去匆匆。我想著她，還有李。不過想她的比例佔大多數。在傘蔭下我感覺自己的動作速度與時間流逝皆比起別人明顯地緩慢。假如我是激流中的一塊立石，溪水打我身邊擦撞，我的形狀將隨之愈顯圓滑。溪水短暫之生命雖然是我的千萬分之一，但溪水變化之速度卻倍我千萬。我們是步調快慢對比極大的兩端，但存在一個很不公平的單向關係，即它們是造成我衰亡的主因，而我什麼反擊都不能。

也許李就是這樣出事的。他極慢的生活害他磨損於極快的環境之中，然後有天他崩解。

我不禁猜想，這與她的消失之間的關聯性。

晚上我突然去吳家找吳。我們依舊不發一語，只給彼此倒白開水。吳盯著電腦，他稍早去租了幾片電影光碟回家。猶豫良久，我開口了。

「我可以跟你談談李的事情嗎？」

吳一臉吃驚轉頭看我。像是對我確認之後，點頭。

「我覺得……」我訴盡先前想法。「你覺得這與她消失之間的關聯……？」我問。

吳搖頭，打開電腦裡的記事本程式，輸入：「我已經失去思考能力很久了，你回去吧。」

隔天。我得知了吳出事的消息。吳失去了雙臂，躺在浴室的浴缸中，沒有血跡。室友起床後去洗臉時發現的。我撐著傘站在吳家門前的封鎖布條旁。林也在場，在我身後的對街騎樓下，像個窺視的警腳間諜。

林的表情跟吳一樣吃驚，當我們一同散步在街上，而我如昨天般開口時。不同的是林接著也開口了。

「我不認為兩者之間有關聯。李與吳相繼出事之後，就只剩你和我了。老實說，我不曾感受到你所謂的快慢，因此我認為……」

林看著我，倏地整張臉往下垂直一沉。我低頭看，林沒了下半身，癱在地上。雨滴落在他臉上，扎得他眼睛極不舒服，一直眨一直眨。我暫時沒辦法反應，他趁機會難得

似的講起話：「對不起，我撒了謊。我們都思念著她。是的，我們適應不了原本的生活速度，是的，你要加油，是的……」

林也消失了。

我知道他沒說完的內容為何。是的，我們執著圍繞那消失的她，於是形成一塊黑洞，逐步吸吮著我們的血液，我們的腦，我們的肢體，我們的生活。最終有天，我們的一切都被吃光，然後我們就消失了，就消失了。

我哭。我不知道怎麼辦。我不知道在被黑洞吸入跟努力地過活之間，哪種狀態比較好。李、吳與林無法告訴我答案，他們在腳程上反而領先我太多了。我想起她。她的一顰一笑化為雨水在路面匯集成一片淺溪，沖刷著我的鞋底。

「永別。」我說，我對她說：「永別。」我再複述一遍。「永別、永別、永別、永別……」我緊閉雙眼不停哭泣。

我感覺到雨停了，但我不確定這是否宣告著什麼——我還沒睜眼。

2010/09/27



淡江時報社